

长江之尾，希望升起的地方；
浦江之东，谱写未来的所在……



君住长江尾

THE STORY OF SHANGHAI PUDONG

马继红 高军 著

君住长江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君住长江尾/马继红, 高军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0. 9
ISBN 978-7-5321-3850-0

I. ①君… II. ①马…②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6104 号

策 划: 陈先法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君住长江尾

马继红 高 军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625 插页 2 字数 266,000
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850-0/I · 2957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第一章

1

王浦宁第一次见到谢小鸥是在那次毕业生的联欢晚会上。当时,他和秦子君、胡浩三人组合的配乐诗朗诵即将登台,舞台监督突然告之,给他们弹钢琴的何老师病了,正在医院打点滴,恐怕来不了了。王浦宁当时就懵了,配乐诗朗诵,一旦少了音乐,就如同山涧缺了清泉,演出效果将大打折扣。秦子君眼珠一转,“别着急,我去想办法……”话没说完,人已经不见影了。

就在王浦宁和胡浩焦急万分的时候,秦子君领着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生匆匆走来。王浦宁只看了一眼就惊住了,那女孩不仅仅是漂亮,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纯和高雅。来不及多问,主持人已经开始报幕了。

女孩十分淡定地走向钢琴,端坐在琴凳上,朝王浦宁他们投来一个自信的微笑。说不清为什么,王浦宁的心顿时变得格外平静。

随着女孩纤纤十指在琴键上飞舞跳动,悠扬的乐曲像水一样流淌。王浦宁那充满磁性的男中音与这钢琴曲配合得相得益彰。

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,
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,
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,
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:
相信未来!

乐曲随着诗人的情绪而跌宕起伏，忽如小溪穿过石涧，忽如巨浪卷起狂澜，忽而又如一束温暖的阳光，静静地映照着窗台上的一朵雏菊。整个剧场进入了一种意境，王浦宁、秦子君、胡浩的朗诵，如同乐海中翱翔的精灵，在人们的心头飞舞回旋：

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，
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，
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，
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。

朋友，坚定地相信未来吧！
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，
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，
相信未来！热爱生命！

……

当王浦宁朗诵完最后一句，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诗的意境中，直到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，他才清醒过来，彬彬有礼地向热情的观众深鞠一躬。

掌声中，三位女生手持鲜花跑上台，把花分别送给王浦宁、秦子君和胡浩。王浦宁突然想到，应当把这束花献给那个弹琴的女孩，今天所以发挥得这么好，她是头一功。但还没容他把想法变成行动，秦子君已经率先走到钢琴边，不仅把花献给了那个弹琴的女孩，而且还在女孩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。女孩的脸立刻变得通红，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活跃，一些同学不由得吹起了口哨。

秦子君落落大方地回应着：“大家别笑话我，因为谢小鸥是我生命中的最爱……”

王浦宁只听清了“谢小鸥”三个字，他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朝谢小鸥贴过去，心中暗叹：上天竟能造出如此美妙的女子。不过，他

很快就把视线移开了，并在心里提醒自己：你看什么？人家是秦子君的女朋友！

就在这时，礼堂里突然爆出一个充满惊恐的不和谐的声音：“宿舍楼着火了！快去救火！”礼堂里的人争先恐后地向外涌去，台上台下，一片混乱。

王浦宁随着人流跑到宿舍楼门口，才得知出事的恰恰是自己和秦子君住的宿舍。事情是由一只电炉子引起的，好在发现得早，没有造成什么损失。但那个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张老师却借此大做文章。

“说吧，这是谁的？”

寝室的几个同学面面相觑，无人回答。

张老师冷笑一下，“不说？我对你们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。”他环视众人，厉声道：“秦子君呢？！”

秦子君满不在乎地走进屋，朝张老师看了一眼，“张老师，你找我？”

“这只电炉子是你的吧！”

“你凭什么就认定这只电炉子是我的呢？这上面刻着我的名字了吗？”秦子君依旧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。

张老师哼了一声，“秦子君，我已经注意你很长时间了，别看你是学生干部，可你从来不把学校的规矩放在眼里，做事总是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……”

秦子君嬉皮笑脸地打断张老师，“啊？是吗？……您这话可太打击我了！我可是一直以您为榜样的。我记得，刚进校门的时候，那会儿您还没毕业，我第一次用的电炉子，还是从您那里借来的呢。”

周围的学生都被秦子君逗笑了。

张老师恼怒道：“秦子君，你不想承认是吧？你们寝室的所有人现在就跟我去保卫处，让保卫处的同志查一查，看看这个电炉子到底是谁的！”

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。站在门口的谢小鸥不由得替秦子君捏把汗。就在这时，王浦宁坦然地上前一步，“张老师，别查了，这个电炉子是我的！”

这回轮到张老师吃惊了，“王浦宁？你……”

“电炉子确实是我的。”

张老师一愣，“怎么会是你的？王浦宁，你家可是本地的。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我是本地的，可我毕竟住在学校里呀，尤其是这学期准备论文，经常熬到很晚，就买了个电炉，有时下点方便面……”

旁边一同学打趣道：“是呀，阿拉上海人肚子饿了，也要消夜的嘛！”

张老师恼火地哼了一声，“那好，王浦宁，你先写一份检查交到系里来，怎么处理，研究了再说。”说完，气呼呼地向外走去。秦子君冲着他的背影大声说道：“张老师，拜托您！以后出了问题，别总是盯着我们这些外地同学不放！”

学生们纷纷附和、起哄，张老师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为了感谢王浦宁的仗义，秦子君一定要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请客。王浦宁本不想去，但当他的目光无意中和谢小鸥的目光搭在一起，又鬼使神差地同意了。他一边跟着秦子君往外走，一边在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。

穷学生请客，不外乎三瓶啤酒，两个小菜。连杯子都免了，人手一只酒瓶，倒显得颇有一股豪气。

秦子君率先举起酒瓶，“浦宁，今天的事，真要好好谢谢你！”

“谢什么，咱们是兄弟，说谢就见外了。”

谢小鸥不无担心地望着秦子君，“子君，你们那个张老师好凶呀！他是不是跟你有仇呀！”

秦子君不屑地说：“那个瘪三张，我本来和他关系挺好的，可这小子前一阵谈个女朋友，也是今年毕业，瘪三张上下活动，想让她

留校，偏偏这个留校名额让我这个从西北来的穷小子给占了，你说，他心里能没气吗？”

“这么说，他是有意要害你？”

秦子君举起酒瓶，灌下一大口酒，淡淡地说：“谁知道呢！反正现在看我眼红的人多得很！”

谢小鸥看了一眼王浦宁，“那他……会不会为难浦宁？”

秦子君一甩头道：“他不能把浦宁怎么样，因为浦宁和他一样，都是上海本帮菜！顶多记个过，批评几句……我就不同了！搞不好我就要打铺盖卷滚回我那个穷得连鸟都不拉屎的西北老家了！”说到这儿，秦子君使劲拍了拍王浦宁，伤感地说：“浦宁，说真的，有时候我真挺嫉妒你们这些上海本帮菜！凭什么呀？论素质，论成绩，我哪点比你们差？可你们不管学习怎么样，理所应当就能在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里工作、生活、成家，而我呢，从入学的第一天起，就得费尽心机，努力表现，所要争取的仅仅是留在这里的权利……你说，这个世界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！”

谢小鸥做个鬼脸，故意气他道：“秦子君同志，你就别感慨了！还是认命吧！”秦子君仰起脖子，一气喝了半瓶酒，借着酒劲，大声说道：“没错，我认命！但我相信，我未来的儿子、孙子，绝不会再是这个命！”谢小鸥嘲笑道：“嗨！真是志向远大，自己的事还没搞明白呢，都已经替儿孙打算了！”秦子君望着谢小鸥，“噢，对了，我刚才说错了，不是我的儿子、孙子，是我们的！”谢小鸥脸一红，捶了秦子君一拳，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王浦宁。

他们之间的亲昵气氛，让王浦宁觉得有些不自然，起身说道：“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聊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秦子君一把按住王浦宁，“别走呀，我今晚请你！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和你说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最想去的设计院现在有消息吗？”

王浦宁长叹一声，“我天天到系里去打听……今天终于绝望了！”

秦子君突然大笑起来，笑得王浦宁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浦宁，你还记得前不久给我们讲过课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设计院的谢院长吗？”

王浦宁点点头，“当然记得，那是我崇拜的偶像。”

秦子君一指谢小鸥，“告诉你吧，那就是小鸥的爸爸。”

王浦宁愣住了，看着谢小鸥，“真的？！”

谢小鸥的脸不由得沉下来。

秦子君丝毫没有觉察到谢小鸥神态的变化，亲热地搂住谢小鸥，“小鸥，浦宁可是我们系里的高材生，就冲他这么崇拜你老爸，你跟他老人家说一声，把他收下吧！不收浦宁，绝对是他们设计院的一大损失！”谢小鸥从秦子君的臂弯里挣脱出来，颇为不悦地说：“我爸平时从来不让过我工作上的事情。”

王浦宁看出了小鸥的情绪，赶紧说道：“小鸥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子君跟你开玩笑呢，其实，去什么单位，我也没完全想好。”谢小鸥朝王浦宁投来一束感激的目光。秦子君却瞪了王浦宁一眼，“浦宁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爱面子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装？！”

王浦宁用脚在桌下轻轻踢了一下秦子君，示意他不要再说。秦子君依旧不管不顾，“……小鸥，听我的，这个忙，你一定要帮！你爸不仅是设计院的一把手，还是德高望重的院士，一言九鼎，浦宁的工作，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！”王浦宁不安地说：“小鸥，还是算了吧。”秦子君拦住王浦宁，“你别废话！……小鸥，这件事，你可一定要说成！来，我和浦宁一起敬你！”

谢小鸥站起身，“我累了，你们慢慢喝吧，我先走了。”谢小鸥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秦子君、王浦宁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

“她生气了，你还不赶紧去追她！”

秦子君故作不在乎地又抄起一瓶啤酒，“不管她，咱们接着喝。”王浦宁一把把秦子君的酒瓶子夺过来，“别喝了！我告诉你，小鸥是个好女孩，你应该好好珍惜她！”秦子君感动地拍了拍王浦

宁的肩膀，起身离去。

夜色中，谢小鸥甩开大步朝前走着。开始，她一直注意着身后的脚步声，甚至几次忍不住回过头去张望，当她确信秦子君没有追过来时，她真的有点生气了。确切地说，她和秦子君认识还不到两个月，她也说不清秦子君身上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吸引了她，使之很快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。她还没有考虑好，今后是否要嫁给这个西北汉子，所以也没有把她和秦子君的关系向外透露，包括她的父母。今天，秦子君当着那么多的人在舞台上喊出她是他的最爱时，她说不清是恼，还是喜……

“小鸥，你等等我！”

谢小鸥听出是秦子君的声音，她心里一热，但故意装出不高兴的样子，一言不发，继续往前走。秦子君赶了上来，从身后抱住谢小鸥，哭笑不得，“我的大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！”

谢小鸥甩开他的手，“……秦子君，你一点都不尊重我！”秦子君愕然地看着谢小鸥，不解地问：“我……我怎么不尊重你了？”

“你忘了？你不是早就答应过我，不跟你的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谁！”

秦子君不以为然，“嗨！浦宁又不是外人。再说了，小鸥，我是真心真意地希望你爸爸能收下浦宁，浦宁绝对是个特优秀的人才！”谢小鸥摇摇头，坚决地说：“这种事，你最好想也别想！我爸爸是个把事业和生活拎得很清的人。别说我了，连我妈妈都从来不过问他工作上的事情！”

秦子君仍不甘心，“小鸥，我就不相信我未来的岳父大人会那么不近人情，俗话说得好，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。”说到这，他凑近谢小鸥，笑嘻嘻地问：“你爸爸平时喜欢什么？……我让浦宁买点他喜欢的东西去看他，人怕见面嘛，我们老家都是这么办事的。”谢小鸥真的生气了，恼怒道：“你别说了！秦子君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是上

海,不是你老家那个小县城,我爸爸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院士,不是你老家那些一个红包就能打倒的小官僚!”

秦子君愣住了,呆呆地看着谢小鸥。谢小鸥也感觉到自己的话有些重,转过头,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……

秦子君苦笑一下,“小鸥,是我错了!你说得对!像我这种小地方出身的人,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你们这种家庭的想法。在你眼里,我可能根本没资格来理解你们,更没有资格和你们这样的人对话!”秦子君说完,转身离去。谢小鸥急忙拦住秦子君,“子君!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秦子君冷冷地说:“你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?你心里其实根本就瞧不起我!是呀,像我这样一个西北县城小官僚家的孩子,哪里配得上你这个大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儿?”谢小鸥激动地说:“胡说!我欣赏的,就是你这个人!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出身。”

“我说的是你骨子里的想法,也许你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!”

谢小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秦子君低下头,无力地喃喃道:“都是我的错!我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,偏偏还爱得这么深!”

谢小鸥的心里忽然有了一丝柔软的触动,像水里的月亮。她情不自禁地抬起手,轻轻地拨开秦子君额前浓密的黑发,他的眼睛在夜色里湿漉漉的,充满了雨季的温润。他们对望着,谢小鸥感到自己的心正在一滴滴地融化。“别说了,子君,你没错……我、我也爱你!这件事我尽力吧!”

这天晚上,王浦宁意外地失眠了。他一闭上眼睛,眼前就浮现出谢小鸥的模样,耳边就回响起谢小鸥的声音,甚至连她弹奏的乐曲也像水波一样,在心底荡开圈圈涟漪,久久挥之不去。他坐起来,望着对面床上沉睡的秦子君,他很生自己的气,在心里朝自己吼:王浦宁,你真是无聊透了!人家谢小鸥是子君的女朋友,你想那么多干什么!

2

王浦宁第二次见到谢小鸥是一周后在学校图书馆。

王浦宁抱了一摞书，寻了一个靠窗的座位，刚刚坐下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喊他。一回头，居然是谢小鸥。他的心莫名其妙怦怦地跳起来。有关谢小鸥的情况，王浦宁已经从秦子君那了解了一些，她是八八级经济系金融专业的学生，比自己低两年，正宗的小学妹。

“小鸥，你也来看书？”

“你怎么没去参加面试呀？”小鸥的话语中透着焦急。

“面试？到哪面试？”王浦宁如坠五里云雾。

“怎么，子君没有告诉你吗？”

“告诉什么？！”

“哎呀！他这人！真误事！”

谢小鸥看了一下表，“快走吧！现在赶过去，兴许还来得及！”

不容分说，谢小鸥拉着王浦宁的手一路飞奔地冲到校门口。王浦宁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拉女孩的手，他觉得那只小手好热好暖，犹如一股电流，击得心里直颤。小鸥招手拦住一辆出租车，和王浦宁一块坐了进去。

趁着车辆行驶的工夫，王浦宁终于闹清了事情的原委。那天分手之后，小鸥第二天便去找了设计院主管人事的孙副院长。孙副院长是小鸥父亲的学生，听小鸥介绍了王浦宁的情况，破例答应给王浦宁一个面试的机会。小鸥千叮咛万嘱咐，让秦子君告诉王浦宁一定不要迟到，可想不到还是出了岔子。

出租车被堵在高架桥上，寸步难移，心情烦躁的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。车内，谢小鸥焦急地向外张望，“师傅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我可以给你多加钞票！”司机没好气地答道：“你以为我想堵着呀，有这时间，我多拉一趟活，钞票早就挣出来了，现在上海就是这样，走到哪里就堵到哪里！我有什么办法？！”

王浦宁感激地看了谢小鸥一眼，“小鸥，为了我的事，这么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”谢小鸥真诚地一笑，“跟我还挺客气！”王浦宁诚恳地说：“不是客气，我这人特别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！”谢小鸥调

皮地说：“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，一般也不愿意别人给自己添麻烦！是这样的吧？”王浦宁的脸红了，不自然地把脸转向窗外。

车子终于从高架路上挪了下来，但依旧走不动。谢小鸥看了一眼前面排成长龙的车辆，果断地掏出几张钞票扔给司机。然后，打开车门，拉着王浦宁一路向前跑去。

当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设计院门口时，谢小鸥意外地发现了秦子君。她还没有来得及跟秦子君打招呼，孙副院长走过来，“小鸥，你推荐的这位同学条件还是蛮好的，可惜设计院今年一个留沪指标都没有，只能说抱歉了。”

谢小鸥愣住了，她盯着秦子君，秦子君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谢小鸥突然明白了，秦子君一定是背着自己，玩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。当她扭过头去，用目光寻找王浦宁时，看到的只是王浦宁一个失落的背影。

“小鸥，你听我解释。”秦子君拉住谢小鸥，低声说道。

“该看的，我都看到了，还用得着你再说什么吗？”谢小鸥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。

秦子君从后面追了上来，“小鸥，你能不能给我一分钟的时间，就一分钟！”

谢小鸥伸手把秦子君推开，继续向前走。秦子君望着身边的黄浦江，一咬牙，突然抬腿跳上了江边的护栏，周围的行人见状，不由得发出一片惊呼。

秦子君大声喊道：“谢小鸥！”

谢小鸥一回头，大惊失色，“秦子君，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秦子君惨笑道：“小鸥，我就要一分钟的时间，不行吗？……如果你实在不愿听我解释，我只好从这里跳下去了！”

谢小鸥本能地扑过来，一把抓住秦子君，“你快下来……”秦子君跳下护栏，低声说道：“小鸥，我知道，从现在起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卑鄙小人！”

谢小鸥十分难过，“我倒没有这么看你，只不过，我真的没有想

到,你……你竟然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!”秦子君痛苦地回答:“我……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昨天,学校人事处的陆处长找我谈话,我留校的事彻底没戏了!他们哪怕早半个月告诉我,我还能再想别的办法,可眼下都到这个时候了,我……我还能到哪去再找一个单位?”

“那你也不应该伤害王浦宁呀,你自己不是说,他是你最好的兄弟吗?你这么做,不觉得太过分了吗?!”谢小鸥越说越激动,“子君,我想,当初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,也一定犹豫过,你的良心也忏悔过,但你还是这么做了。”秦子君抬起头,坚定地说:“小鸥,你说错了,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,没有一点犹豫,更没有一丝忏悔!因为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那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,不择手段,留在上海,留在你的身边!”谢小鸥惊住了,目瞪口呆地看着秦子君。

秦子君紧紧抱住谢小鸥,泪流满面,“小鸥,我爱你!我不能离开你!如果命运一定选择让我离开,我宁可葬身在这滔滔的黄浦江中!”谢小鸥的眼睛湿润了,她的神情变得格外复杂……

因为面试的事,王浦宁和秦子君的关系一下子疏远了很多。王浦宁总在想,如果秦子君那天不冒名顶替,他的面试可能就能通过,如果那样,展示在他面前的将是一条怎样的康庄大道。他从小梦寐以求的就是做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!鉴于这个原因,秦子君几次主动向他示好,都被王浦宁拒绝了,留给秦子君的总是一个冰冷的背影。

几天后,当王浦宁得知秦子君被分回原籍的消息,他的心格登一下,突然间想起秦子君的种种好处来。同窗四年,秦子君和他的关系一直是最铁的,远的不说,就说这次设计院的面试,这个机会还不是秦子君说服谢小鸥替他争取来的。秦子君后来那样做,也确实出于无奈。按照秦子君的话,你们这些大上海出生的人,退一步,后面还有一个家,可我的后面就是万丈悬崖了。

一旦进行换位思考,王浦宁的心不仅释然了,反倒觉得有点对不住秦子君。于是,他主动邀了秦子君和胡浩,来到校门口的那家小酒馆。从表面上看不出秦子君有什么变化,依旧谈笑风生,但王浦宁却从他的笑声中感觉到一种人生的苍凉。

几杯酒下肚,秦子君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,“想当初,我刚进上海的时候,曾经立过怎样的雄心壮志,可是没想到四年过去,命运竟然给我开了一个这么残酷的玩笑,人生环形道,哪来回哪去!”秦子君一把抓住了王浦宁,眼睛里溢满了泪花,“对不起,浦宁,那件事我做得不对,你……你能原谅我吗?”王浦宁温和地说:“子君,别说了,都过去了!”

“你……还认我这个兄弟?”

“我们永远是兄弟!”

秦子君激动地端起酒杯,与王浦宁碰了一下,然后一饮而尽。胡浩不知道他俩在说什么,岔开话题,“子君,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老家?火车票订了吗?”秦子君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毕业分配的通知,随手撕了个粉碎!

胡浩惊讶地问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……你不打算回去了?”

“我就不信,偌大的上海,就没有我秦子君的立足之处!”

王浦宁一拍桌子,“子君,你们放心,在上海,我王浦宁的家就是你和浩子的家!有我王浦宁一口饭吃,就有你秦子君和胡浩的饭吃!”

秦子君、胡浩深受感动。秦子君给每人杯中都倒满酒,“还记得大一时,咱们三兄弟第一次喝酒时立下的誓言吗?”

王浦宁、胡浩齐声道:“兄弟同心,其利断金!”

秦子君“啪”的一声,摔碎酒杯,高声唱起了他最喜欢的那曲摇滚乐:

……我曾经问个不休,
你何时跟我走?

可你却总是笑我，
一无所有！

他的歌声激昂、嘹亮，深受感染的王浦宁、胡浩也跟着唱道：

哦……你何时跟我走，
哦……你这就跟我走！……

一边的酒桌上，几位年轻的食客皱皱眉，不满地抗议道：“嚎什么嚎，想嚎花钞票到卡拉 OK 厅嚎去！”

秦子君火了，怒视对方，故意把歌声唱得更加响亮。对面一人抓起酒瓶，用力摔在秦子君脚下，溅起的碎片崩在秦子君的脸上，划出一道浅浅的血痕。王浦宁、胡浩、秦子君三人愤然起身，摆开一副要动手的架势。不料，对面两桌人同时站起来，原来他们是一伙的，顷刻间，把王浦宁、秦子君和胡浩团团围住。

“这么多人？算了吧。”胡浩因胆怯声音都有些发颤。秦子君也犹豫了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今天先便宜了这帮小子。”王浦宁什么话也没说，飞快地抄起一把椅子，狠狠地朝对方的桌子砸去！

一场混战，招来警察。不由分说，王浦宁、秦子君和胡浩都被带进了派出所。

警察训斥道：“看看你们，还大学生呢！在街头和小阿飞打群架，像什么话？！回去好好反省反省！以后再敢打群架，我们绝不轻饶！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可以走了？”秦子君试探地问。

“不走，还想让我们管饭吗？”

“多谢警察叔叔！再会，再会！”秦子君一边和警察调侃着，一边用目光招呼王浦宁、胡浩快撤。

当三个人鼻青脸肿地走出派出所，才发现站在门口的谢小鸥。秦子君不由得恍然大悟，“小鸥，谢谢你！要不是你来了，搞不

好,我们真要在里面吃几天牢饭了。”

谢小鸥嗔怒道:“下次再出这种事,我才懒得救你们呢!”

“小鸥,你别冤枉我!这次可不是我先动手的,是王浦宁!”

谢小鸥白了秦子君一眼,“鬼才相信呢!”

秦子君笑嘻嘻地一拍王浦宁,“真的,别看我这位兄弟平时文文静静的,我今天才发现他血性的一面!”

谢小鸥向王浦宁投来惊讶的目光。王浦宁苦笑了一下。

3

离外滩不远,有一处几乎和世纪同龄的石库门住宅区。王浦宁家就住在这里。

里弄的小街很窄,左边的屋檐几乎和右边的屋檐连接在一起,那些晒衣服的竹竿交叉纵横地横在空中,再加上挂在竹竿上的床单、裤子、胸罩、婴儿尿布,万国旗般,或随风飘舞,或静静地下垂,悬着浓浓的诗意。街面是青色的石块铺就的,石块不大,也不规则,块块相连,用自己平滑的胸膛,磨砺着岁月沧桑和人生脚步,那些高低不一的房屋亲密地拥挤在一起,拥挤着嘈杂和亲情。

王浦宁的父亲王坚,是东方造船厂的八级电焊工,由于技术精湛,人称“电焊王”。他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当工人,身上烙下了深深的抹不掉的共和国的烙印,尽管外面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他依然以工人阶级为荣耀和自豪。他平时很少回家,工作忙是一个原因,另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,就是家里地方实在太小,每次回来睡觉都要搭床。王浦宁的妈妈方巾娣在一家百货商店做售货员,她是典型的上海人,针头线脑都算得清清楚楚。别人卖草纸论刀买,一刀一百张五毛钱,她论张买,每三张两分钱,一刀纸能多卖出一毛三分钱。王浦宁还有一个妹妹,在这条小弄堂里可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美人,不仅生得明眸皓齿,而且身姿挺拔,走在街上,回头率百分之百。唯一不足的是学习不好,高中毕业后大学没考上,复读又没心情,整天想入非非的就是怎么能嫁一